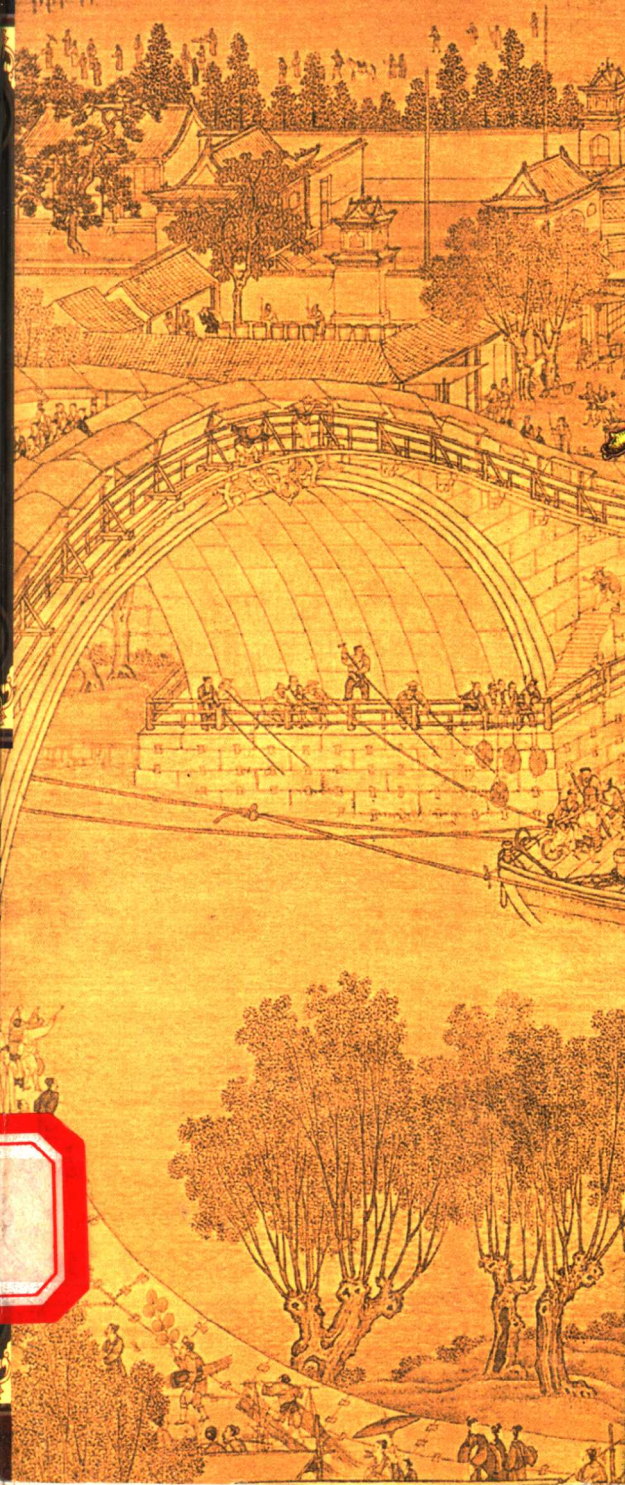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家藏書



名家藏书

主编 郑福田 王槐茂 杨飞云

第四十五卷

《犁世婚》

（下）

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

《洪宪宫闱秘史》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1 1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

第三十一回 阴功吏位登二品 薄幸夫空有千金

钱塘陆人龙辑

毗陵逸老评

叙：富贵功名之借途，今且为贪淫之资、骄奢恶薄之渐，仕籍才桂，辄求倾城、搜佳丽，便作鄙夷糟糠之思。未几变起闺闼，为愤争、为忌疾，一身宛转其间。不得便以身与官随之，是亦仕途中胡相士也。薄幸何必卖妻？得报何必在一死？人自思之。

翠娱阁主人识

399

新红染袖啼痕溜，忆昔年时奉箕帚。
茹荼衣垢同苦辛，富贵贫穷期白首。
朱颜只为穷愁枯，破忧作笑为君娱。
无端忽作附炎想，弃我翩然地上芜。
散同覆水那足道，有屑翠结那可扫。
自悔当年嫁薄情，今日翻成不自保。
水流花落两纷纷，不敢怨君还祝君。
未来光景竟何在，空教离合如浮云。

右《去妇词》

眉公云：福厚者必忠厚，忠厚而福益厚；薄福者必轻薄，轻薄而福益薄。真是薄幸空名，营求何在？笑是吾人妄作思想，天又巧行窥伺，徒与人作话柄而已。“富易交，贵易妻”，这两句不知甚么人说的，如今人作为口实。但是富易交之人，便是不可与友的人，我先当绝他在臭味未投之先也，不令他绝我在骄倨之

日。只是一个妻，他苦乐依人，穷愁相守；他甘心为我同淡泊，可爱；就是他勉强与我共贫穷，可怜。怎一朝发迹，竟不惜千金买妾，妄生爱憎？是我处繁华，他仍落莫，倒不如贫贱时得相亲相爱。我且试把一个妄意未来之钱，竟去久婚之配，终至钱物不得，客死路傍的试说一说。

话说直隶江阴县有一个相士胡似庄，他也是个聪明伶俐人儿，少年师一个袁景庄先生学相，到胡治得来。娶一个妻叫马氏，生相矮小，面色紧膛，有几点麻。喜得小家出身，且是勤俭得紧，自早至晚，巴家做活，再不肯躲一毫懒。这胡似庄先在人丛中摆张轴儿，去说天话勾人，一日去骗得几个乡里人，分得两三张纸，也不过赚得二三分铜钱银子。还有扯不人来时，只是他在外边行术，毕竟也要披件袍仗儿动人，这件海青是穿的。立了一日肚饿，也到面店中吃碗。苦是马氏在家有裙没裤，一件衫七补八凑，一条脚带七接八接，有一顿没一顿，在家捱。喜是甘淡薄性儿，再没个怨丈夫光景。那胡似庄弄到一个没生意，反回家来贼做大，叹气连声，道：“只为你的相贫寒，连我也不得发达。”马氏再也不应他，真个难捱。亏得一个房主杨寡妇，无子，止得一女，尚未适人，见马氏勤苦，不来讨他房钱，还又时常周济。一日，杨寡妇偶然到他家，急得马氏茶也拿不一钟出。却是胡似庄回来，母子去了。胡似庄问道：“方才那女子那家？”道是房主人家，胡似庄道：“也似一个夫人，等我寻个贵人与他，报他的恩。”不题。

他行术半年，说些眼前气色，一般也吃他闯着几个，生意略兴。他道：“我们方术人，要铺排大，方动得人。”积攒得一百七八十块银子，走到银店里一销，销得有五钱多些，买了三匹稀蓝布，几枝粗竹竿，两条绳，就在县前撑了。凭着这张嘴，一双眼睛，看见衣服齐整的拱上一篇，衣衫蓝缕的将上几句，一两句讨不马来，只得葫芦提收拾。亏他嘴活，倒也不曾吃大没意思。



面有十重铁甲，口藏三寸钢钩。

惯钓来人口气，乱许将相公侯。

一日立在县前，只见县里边走出几个外郎来，内中一个道：“我们试他一试。”齐环住了这帐儿下，一个捱将近来。他个个拱上几句，道一定三尹、一定二尹，可发万金、可发千金。将次相完，有这等一个外郎，年纪二旬模样，也过来一相。他暗暗称奇，道：“此位却不是吏道中人。他两颧带杀，必总兵权；骨格清奇，必登八座；虎头燕颌，班超同流，鹤步熊腰，萧何一辈。依在下相，一妻到老，二子送终，寿至八旬，官为二品。目下该见喜，应生一个令郎。”一个外郎道：“小儿尚未有母，娶妻罢。”胡似庄道：“小子并无妄言，老兄请自重。”这人笑道：“我如今已在吏途中混了，有甚大望。”胡似庄道：“老先生高姓大名？后日显达，小生要打抽丰。”这人道：“说他什么？”却是一个同伴要扯他同走，怪胡似庄缠住，道：“是兵房徐老官，叫做徐晞，在县里西公廨住。”

风尘混迹谁能鉴，长使英雄叹暗投。

喜是品题逢识者，小窗嘘气欲冲牛。

本日亏这一群人来，胡似庄也赚了钱数骚铜，回到家中道：“我今日撞得一个贵人，日后要在他身上讨个富贵。”正说，只见一个丫嬛拿了些盐菜走来，道：“亲娘见你日日淡吃，叫我拿这些菜来。”恰是杨家。胡似庄道：“多谢奶奶亲娘，承你们看顾，不知亲娘曾有亲事么？我倒有一头绝好亲事，还不晓要甚人家。”丫头道：“不过是过当得人家，只是家里要人赘。”胡似庄道：“我明日问了来说。”丫头去了。胡似庄道：“妙，妙。后面抽丰且慢，先趁一宗媒钱。”马氏道：“媒不是好做的。如今杨奶奶且是好待，不要因说媒讨打吃。”胡似庄道：“不妨。”次日拿了一个钱买了个帖子，来拜徐晞。恰值官未坐，还在家下。徐外郎道：“昨承先生过奖。”胡似庄道：“学生这张嘴再不肯奉承，再

不差。依学生还该读书才是。”徐外郎道：“这不能了。”正说间，堂上发梆，徐外郎待起身，胡似庄一把扯住道：“还有请教。昨闻老先生未娶，不知要娶何等人家？？”徐外郎道：“学生素无攀高之心，家事稍可存活，只要人是旧家，女人齐整罢了。”胡似庄道：“有一寡居之女，乃尊二尹，殁了，家事极富，人又标致，财礼断是不计的。公若人赘，竟跌在蜜缸里了。”徐外郎道：“学生意在得人，不在得财。”胡似庄道：“先生，如今人说有赔嫁，瞎女儿也收了。只是这女儿，房下见来，极端庄丰艳，做人温克。”徐外郎要上堂，忙忙送他。他又道：“学生再不说谎的。”别了，来县前骗了几分银子，收拾了走到杨家。杨家小厮杨兴道：“胡先生来还房钱么？”道：“有话要见奶奶。”其时杨寡妇已听丫嬛说了，便请进相见。胡似庄先作五七八个揖，谢平日看取，说道：“昨日对阿姐说，有一个本县徐提控，年纪不上二十岁，才貌双全，本县大爷极喜他，家事极好。我前日相他，是大贵之人，恰与令爱相对。学生待要作伐，若奶奶肯见允，明日他来拜学生，可以相得。这人温柔，极听在下说，可以成得，待来请教。”杨寡妇道：“老身没甚亲眷，没个打听。先生，他根脚也清，家事果好么？”胡似庄道：“学生不打听得明白，怎敢胡说？”寡妇道：“不是过疑。只这些走街媒婆只图亲事成，便人家义男，还道是旧族人家；一文钱拿不出，还道是财主；四五十岁，还道廿来岁；后生有疾的，还道齐整。更有许一百财礼，行聘时，只得五六十两哄人。事到其间，不得不成，就是难为了媒人，女儿已失所了。故此要慎重。”胡似庄道：“奶奶，须知学生是学做媒的，那里有这些奸狡？这徐老官是出得钱起，现参，日日有钞括，若说人品年纪，明日便见。”吃了杯茶出来。次日徐外郎果然来拜，杨寡妇先在里边张望。胡似庄又在徐外郎前，极口赞扬一翻。去后，又在杨寡妇前读上几句相书，说他必贵。这杨寡妇已是看中了人物，徐外郎处胡似庄一边撺掇，竟成了这亲，徐外

郎就入赘他家。胡似庄也得了两家谢礼，做了通家往还。

一日徐外郎在家，只见这胡似庄领了一个人来见，衫蓝缕得紧。徐外郎与他相见坐了。胡似庄道：“这一个是我表外甥，他叫史温，是廿三都里当差的。本都里有一户史官童，他为三丁抽一事，在金山卫充军，在籍已绝，行原籍勾补。他与史官童同姓不亲，各立户头，里长要诈他丢儿，他没有，要卸过来。这事在贵房，特相相恳。”徐外郎道：“既是户绝，自应免勾，岂有把别户代人当军之理？你只明日具呈，我依理行。”正说了，送出门，那杨兴悄悄走来，把胡似庄一拽，要管家包儿。胡似庄笑道：“连相公怕还脱白，你的在我身上补来。”杨兴道：“你招得起？不少房钱了。”大家分手。次日，果然史温具呈，他便为清查，原系别籍。正在做稿回卫。却是胡似庄又来道：“舍亲要求清目，特具一杯奉屈，这是芹敬。”徐外郎道：“令亲事我已周支，只要回卫了，也不须得酌。”胡似庄道：“脱一名军，小事。若没有提控，这时金妻起解。炒菜当肉香，提控不要嫌怠慢罢。”一把扯了，步出城，见破屋一间，桌凳略具。那史温忙出来相迎。茶里，便是几盘下饭，也不过只鸡鱼肉而已，却也清洁。酒不上三巡，那胡似庄放开肚皮大嚼一阵，吃得盘碟将完，忙失惊道：“忘了，忘了，今日县里邹都堂家成一块坟地，要我作中，为邀徐提控跑来，讲久才成。怎么有煮成饭与他人吃的？不得奉陪了。”立起便走。徐外郎也待同行，胡似庄道：“如此是学生得罪了，一定还要一坐。”徐外郎只得坐下。史温相送出门，把门带上。

二人一去不来，天色又将晚，徐外郎踌躇，没个不别而行之理。只见里边闪出一个妇人来：

容色难云绝代，娇姿也可倾城。

不带污人脂粉，偏饶媚客神情。

脸环无瑕美玉，声传出谷新莺。

虽是村庄弱质，娇娆绝胜双成。

这妇人向前万福了，走到徐外郎身边。看他也是不得已的，脸上通红，言语羞缩，说不出来。一会道：“妾夫妇蒙相公厚恩，实是家寒无可报答，剩有一身，愿伏侍相公。”徐外郎头也不抬，道：“娘子，你是冤枉事，我也不过执法任理。原不曾有私于你，钱也不要，还敢污蔑你么？”言罢起身，妇人一把扯住道：“相公，我夫妇若被勾补，这身也不知丧在那里。今日之身原也是相公之身。”徐外郎道：“娘子，私通苟合，上有天诛，下有人议。若我今日虽保得你一身，却使你作失节之人，终为你累。你道报德，因你我亏了心，反是败我德了。”妇人道：“这出丈夫之意，相公不妨俯从。不然，恐丈夫嗔我不能伏侍相公。”徐外郎道：“这断不可，我只为你就行罢了。”忙把门拽，门是扣上的，着力一拽才开，连道：“娘子放心，我便为你出文书。”赶了回来。

方寸有真天，昭然不容晦。

肯恋瞬息欢，顿令红妆浼。

史温是与胡似庄串通的，在一个附近古庙里捱了一夜，直到早饭时才回，道：“去了么？没奈何，没钱做身子着。”其妻的道：“他昨晚不肯，就去了。”史温道：“没这等事。这事原是我强你的，也不妨。”其妻的道：“实是没事，苦留不依。”史温便呆了，道：“不好了，这些拖牢洞的狗吏，原是食在嘴头，钱在心头。见钱欢，见你不见钱，就不欢，一定做出来。”其妻的道：“他说就行。”史温道：“正是，没钱就行出来？且走趟几钱银子，再央胡似庄去求求他。”走到县前，胡似庄丛紧许多人，说不得话。直待人散，悄悄扯胡似道：“晚日事不妥，怎处？”胡似庄道：“美人局是极好的，难道毕竟是钱好？”史温道：“如今东那西凑，设处得五钱银子，央你去再求。”史温留胡似庄在店中吃了两壶，走出见徐外郎。只见杨兴在门前道：“不在。”胡似庄道：“提控昨日出去，几时回的？”道：“傍晚就回。”这番两个信

他真没事。史温道：“管家，提控在那边？”杨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胡似庄晓得，便在史温身边取出银子，与他一幌，道：“招的在这边。”杨兴道：“我买物事才回，我与你去问一声。”胡似庄道：“史大官，你道何如？毕竟要钱。昨日没钱，自然没干。”只见杨兴走来道：“在，是我不曾回，他先回的。”两个就进去相见。徐外郎道：“日昨多忧。”胡似庄道：“昨日得罪，失陪。”徐外郎道：“所事今早已金押用印，我亲手下了封筒，交与来勾差人，回是户绝了。”胡似庄看一看史温道：“拿出来。”史温便将出那五钱银子，道：“昨日提控见弃，今日有个薄意。”徐外郎道：“这断不收。老丈当贫困之时，又是诬陷，学生可以与力便与力，何必索钱。”胡似庄道：“意思是不成的，看薄面。”徐外郎道：“若我收，把我一团为人实心都埋没。兄自拿回。”胡似庄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徐提控是嫌大钱的，那在些须。”史温便下拜道：“这等愚夫妇只立一生位，保佑提控前程远大罢了。”别了出来，杨兴赶来，扯住要钱，胡似庄打合，与他一个三分包儿。史温又称一个二钱银子，谢了胡似庄。

本年一考役满，转参又得兵房，凡有承行都做些阴隲，似此三年两考了，进京，考功司拨在工部营缮司当该。不期皇木厂被焚，工部大堂与管厂官心焦，道将甚赔补，只得呈堂转题。此时大堂姓吕名震，做成本稿，正与管厂主事看稿计议。此时徐当该恰随本司在堂上，看见本上道“烧毁大木三千株”，也是他福至心灵，过去禀大堂道：“这本上，恐圣旨着管厂官吏赔补，毕竟贻害。不若将大木上加‘拣存’二字，或者可以饶免。”吕尚书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你叫甚名字？”道：“营缮司当该徐晞。”吕尚书道：“好，倒也是有识见。”依此具题，只见圣旨道：“既是拣存的，免追补。”这番一部都道：“好个徐当该了得。”吕尚书也奇他。恰值着九卿荐举人材，吕尚书就荐举了他，升了个兵部武库司主事。

材生岂择地，人自多拘牵。

素具萧曹才，何妨勒凌烟。

一边去取家眷。胡似庄也来贺喜，因是他做媒，在杨奶奶面前说得自己相术通神，作娇要随行，道：“县间生意萧条，差不多这几个人都骗过了，还到京中觅封荐书，东跑西走，可以赚块大钱。”徐奶奶道：“我老爷虽做了主事，却终久吏员出身，人不重他，恐你去不大得力。不若等转外官，来请你。”胡似庄道：“只恐贵人多忘事。”徐奶奶道：“断不。”又原赠了他起身。他也勉强寻些赆礼，还与杨兴送行。临行，他妻马氏也借了两件衣服来相送。杨奶奶母子也有私赠。

一行到了北京，果是徐主事出身吏员，这些官员轻他，道：“我们灯窗下不知吃了多少辛苦，中举中进士。若是侥幸中在二甲，也得这个主事；殿了三甲，选了知县推官，战战兢兢，要守这等六年，能得几个使部、两衙门？十有八九得个部属，还有晦气，遇了跌磕降调，六年也还巴不来。怎他日逐在我们案前跑走驱役的，也来夹在我们队里？”有一个厉主事，他是少年科第的，一发不奈烦，常在他面前，故意把吏员们来骂，道你这狗吏长，狗吏短。徐主事恬然绝不在意。众人也向厉主事道：“既做同僚，也存些体面。”厉主事道：“那里是我们同袍？我正要打狗与獬豸看。”常是这样作呆。无奈徐主事反谦恭欢笑，倒也觉没意思，才歇。本年厉公病死，他须不似徐主事，须有三百个同年，却也嗔他暴戾，也不过体面上吊赠罢了。倒亏得徐主事怜他少年，初任京官，做人也清，宦囊凉薄，为他经理，资助送他棺槨还乡。人上见这光景，都道他量大能容，又道他忠厚，肯恤孤怜寡。在部数年，转至郎中，实心任事，谙练边防。宣德十年九月，朝议会推，推他兵部右侍郎，都察院右金都御史，巡抚甘肃等处地方。前任巡抚得知命下，便差了个指挥，率领军士至京迎接。因未起身，夫人在私寓说起胡似庄相术颇通，未曾看他，如今到



任，等他来说一个小小分上，也是一番相与。徐抚台便也点头。夫人就差了杨兴，还与他一个公干小票，叫他同胡似庄到任所相见。他自与夫杨奶奶一齐离京。一路呵：

旌干摇日影，鼓吹杂鸿声。林开绣帐，与宝轳而交辉；风甍红尘，逐香车而并起。打前站，诈得驿丞叫屈；催夫马，打得徒夫呼冤。席陈水陆，下马饭且是整齐；房满帘帷，上等房极其整肃。正是：纷纷武士拥朱轮，济济有司迎节钺。

一到任，那一个守巡参游不出来迎接？任你进士官也要来庭参谒见他。金带豸绣，好不整齐。

这边杨兴有了小票，是陆路马二匹，水路船一只，口粮二分。他都折了一半，来到家中。此时胡似庄年已四十多岁，生意萧条，正是难过。一日，把原先画的各处民间相图粘补一粘补，待要出去，只听得外面叫一声：“胡相公在么？”胡似庄在门里一张，连忙走将出来，道：“杨大叔，几时回来的？小弟不知，风也不接。”杨兴道：“不消。”胡似庄就一连两个揖，请来上坐，道：“老爷、奶奶、太奶奶好么。”道：“都好。老爷已升甘肃巡抚。”胡似庄道：“一发恭喜。学生因家寒，不曾问候。”杨兴道：“正是，老爷、夫人也道你薄情。”胡似庄慌道：“这老爷上明不知下暗。我们九流，说谎骗人，只好度日，那里拿得三两出来做盘缠上京？况且又要些礼仪，实是来不是，不是不要来。”杨兴道：“我也似这样替你解，如今老爷叫请你任上相见。”胡似庄又惊又喜，道：“果有这事么？”杨兴道：“果然。只是说来分上，要三七分分。”相似庄道：“既承老爷不忘旧，大叔提携，但凭，但凭。”杨兴道：“这等停五六日，与先生同行。”胡似庄忙叫马氏打点饭。马氏在里边也替他欢喜，忙脱一个布衫，把胡似庄去当，买鱼买肉。自立在中门边，问老爷奶奶的万福。须臾胡似庄买了酒食回来，胡似庄与杨兴对酌，灌得杨兴一些动不得，还未

住。两个约了日期起身。

只见这胡似庄倒不快活起来。马氏道：“好了，徐老爷这一来请，少也趁他十来两，我们有年把好过。胡似庄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一头且想道：“我这一去，少也得湖绸二匹，湖绵一觔。杨奶奶所好是苏州三白、火腿、白鲞，还再得些好海味，还要路上盘费，要得十来两才好。这那里得来？”翻翻覆覆，过了一夜将天亮，生出一个计来，道：“我想我这妻子生得丑，又相也相得寒，连累我一生不得富贵。况且我此去要措置那边去的盘缠，又要打点家里安家，越发来不得。不如卖了他，又有盘缠，又省安家。出脱了这寒乞婆，我去赚上他几百两。往扬州过，讨了一个绝标致的女子，回到江阴，买一所大宅子；再买上百来亩肥田，呼奴使婢，快活一快活。料他也没这福。”便四处兜人。巧是史温夫妇勤俭，家事已好了，不料其妻病亡，留下两个儿女，没有照管，正要寻亲。他去见道：“史大哥，我前相你日下该有刑克、令正也该身亡，果然。只是丢下两个儿女，你男人照管不来，怎处？”史温道：“正是，如今待将就要一个重婚的，作伴罢了。”胡似庄道：“我到有个表妹，年纪已近三十，人儿生得不如今正，恰是勤俭。也因丧偶，在我舍下，亲族无人，我做得主。他也不要甚财礼，只有十多两债是要还人，这是极相应的。我料不要我媒钱。”史温道：“可以相得么？”胡似庄道：“不消得，我学生断不肯误人。你看我为你脱军一节，拿定做得与你做。”史温倒也信他，说道：“来不得。”与了十二两银子，他才说：“这是房下，不是表妹，穷得紧，要到徐都院任上去，没钱，只得如此。我与你原是朋友，没甚名分，娶得的。”此时史温倒心中不快，却闻得他老婆勤俭，也罢了。胡似庄回到家中，对马氏道：“我如今设处得几两银子，要往徐老爷任上。你在家中无人养赡，我已寄你在一个史家，我去放心。明早叫轿送你去。”马氏道：“你去不过半年，我独自个熬清受淡过罢，又去累人。”胡似庄

道：“罢！你只依我。”夜间两个叙别，只说叙个数月之别，不期倒也做个永别。第二日，轿已在门，马氏上轿来到史家，只见点着花烛，不解其意。不意进门，史温要与交拜，马氏不肯。史温道：“胡先生要到甘肃去，已有离书，退与我了。”马氏气得哑口无言，道：“这薄情的，你就拿定一时富贵，就把我撇去了。我也须与你同有十来年甘苦，并没一些不好，怎生下得？”要转去时，也没得把他做主，只得从了史温。

薄命似惊花，因风便作家。

才悲沾浅草，又复寄枯槎。

胡似庄一溜风与杨兴去了。杨兴知道，也怪他薄情。一路行着这张小票，到也不消盘缠。来到甘州，此时徐金都已到任半年了。他与杨兴在外先寻了两个人情，一个是失机指挥，只求免过，铁不要翻黄，子孙得荫袭的，肯出三千两；一个要补嘉峪关管兵把总，三百两，都应了，心里想道：“大的说不来，说小的。”封停当了物，私自许杨兴一个加三。两个进见，送了些礼，就留在里面书房中。晚间小酌，那胡似庄把身子略在椅上沾得一沾，横一躬，竖一躬，道：“老爷威望一路远播，这兵部尚书手掌上的了。”徐金都道：“到此已是非望，还敢得陇望蜀？”胡似庄道：“不然。当日萧何也曾作丞相，一定还要大拜。”满口奉承而已。徐金都问他家事，极道凉薄；问他妻子，也含糊道好。不知里头徐夫人母子在杨兴前问起家中亲眷，也问起马氏。杨兴道：“因要来没盘缠，要买礼没钱，卖与史温了。”徐夫人道：“我这里也不消得礼，倒是我要看他夫妻，反拆他夫妻了。”杨兴道：“他也原主意要在扬州讨个标致的，故此卖了。”徐夫人听到这句，也大恼道：“未见风，先见雨，怎就见得打帐富贵了，把一个同甘苦的妻子卖去。这真薄情人。如今我们盛来趋我，若是寥落，也不在他心上了。”就不与相见。

过了两日，说起这分上，徐金都道：“把总事小，率性听了

你那指挥的，你也得二三竿金，家中夫妇好过。”次日升堂，正值外边解审，将来一造板子打死，免了揭黄。胡似庄怕外边赖了他的银子，就辞了要回。徐金都也送了他五六十金，因他有银子，路上不便，假认他作亲，还分付一个渐直采买马市官，叫带他回家。他一出衙门，央分上的已置酒交还银两。贫人骤富，好不快活，一连在甘州嫖上几夜，东道歇钱已去几两。不数日，马市官起行，他也赶着同走。一路算计道：“有心这样快活，率性在扬州做三百两不着，讨二个小，两个丫嫖。县里吴同知房子要卖，倒也齐整，也得八百。还又张小岷他有田八十亩，央我做中出卖，没有主子，好歹回去买了。衣服、首饰、酒器、动用家伙，也得三百。余下一千，开个小小当儿。我那妇人那有这等福消受？”一路算计，可也一夜没半夜睡。马市官又因他是都院亲，极其奉承，每日上坐吃酒，说地谭天。这一夜快活得紧，大六月吃上许多烧刀子，一醉竟醉死在驿里。

囊中喜有三千，筹算不成一梦。

那知薄命难消，竟作道傍孤家。

此时已离甘州五六日，马市官只得拿银子出来，为他殓殓。又道他辞抚台时好端端的，如今死了，怕抚台见疑，将他行李点明固封，差人缴上，还将病故缘因并盘出银两数目具一密揭报与徐抚台。一日抚台正坐，外面投交，递有禀揭，并有行李。看揭是胡似庄已故，缴他的行李，吃了一惊，分付抬进私衙。拿了揭来见夫人，道：“我本意欲扶持胡似庄，不料倒叫他死在异乡。”开他行李箱笼，见自己赠他的与外面参游把总送他程仪赙礼，也不下八百余金。又有银三千，内中缺了十二两，查他的日用使费帐，却是嫖去。徐金都道：“我着意作兴他一场，不意只和得十二两银子，反死异乡。想银子这等难消受。”只见徐夫人方才道：“只这十二两是偿他的。他这样薄倖人，也该死哩。”徐金都道：“夫人何所见，道这两句？”徐夫人道：“胡相士极穷，其妻马氏

极甘淡泊，真是衣不充身，食不充口守他。幸得相公这厢看取，着人请他，他妻喜有个出头日子，他却量思扬州另娶，将他卖了与人。可与同贫贱，不与同安乐。岂有人心的所为？原卖马氏十二两盘费，故我道十二两是偿他的。才将得志，便弃糟糠，故我道他薄倖。”徐金都也叹息道：“可见负心的天必不佑。若使胡似庄不作这亏心事，或者享有此三千金也未可知。”

富贵方来便易心，苍苍岂肯福贪淫。

囊金又向侯门献，剩有游魂异国吟。

将银子收了，差一个管家，与他些盘缠，发遣他棺木回家。封五十两为他营坟，一百两访他妻马氏与他。这管家到家，胡相士又无弟男子侄，只得去寻他妻，道在城外史家。去时家里供着一个徐金都生位，正是他因脱军时供的。见说与他妻银子，不胜感激，道：“他时犬马相报。”管家就将胡士棺木托他安葬，自己回话。

后来徐金都直升到兵部尚书，夫妻偕老。只可笑胡似庄能相人，不能相自；能相其妻不是财主的，怎不相自己三千金也消不起？马氏琵琶再抱，无夫有夫；似庄客死他乡，谁怜谁惜？如今薄情之夫，才家温食厚，或是须臾峥嵘，同贫贱之妻毕竟质朴少容华，毕竟节啬不骄奢，毕竟不合，遂嫌他容貌寝陋，不是富贵中人，嫌他琐屑，没有大家手段。嫌疑日生，便有不弃之弃，记旧恨、问新欢，势所必至。那妇人能有几个德性的？争闹又起了。这也不可专咎妇人之妒与悍，还是男子之薄。故此段我道薄情必不看，却正要薄情的一看。

雨侯曰：暗室不欺，徐尚书何常责天之报？糟糠不顾，胡相士岂计身之亡？造化自巧为偿，人宜善为趋避。

第三十二回 三猾空作寄邮 一鼎终归故主

钱塘陆人龙撰

彭城髯奴评

题词：语云“在德不在鼎”。一鼎古而其经家之覆、国之亡，不知凡几矣。犹且以为奇物，毕智殚力以为图，得之逆，失之不愈速乎！子不磨墨，墨且磨子，智哉其言已。

翠娱阁主人撰。

世情变幻如云乱，得失兴亡何足叹。

金人十二别秦宫，又见铜仙泣辞汉。

繇来富贵是皇家，开落须臾春日花。

且将虚衷任物我，放开眼界休嗟呀。

鬼域纷纷满世路，相争却似荷盘露。

方圆离会无定所，劝君只合狗天赋。

造化小儿，尝把世间所有，颠弄世间，相争相夺，逞智逞强，得的喜，失的忧，一生肺肝，弄得不宁。不知识者看来，一似一场影戏。人自把心术坏了，机械使了。我观人最可无、人最要聚的，是古玩。他饥来当不得食，寒来当不得衣，半个铜钱不值的，被人哄做十两百两，富贵时十两百两谋来的，到穷来也只做得一分二分。如唐太宗要王羲之《兰亭记》，直着御史萧翼扮做商人，到山阴，在智永和尚处赚去，临死要殉入棺中。后被温韬发陵，终又不得随身。桓玄见人有宝玉，毕竟赚他赌，攫取他的。及至兵败逃亡，兵士拔刀相向，把只碧玉簪导要买命。可笑

杀了你，这玉簪不是他的私？我朝有一大老先生，因权奸托他觅一古画，他临一幅与之，自藏了真迹，竟为权奸知得，计陷身死。还有一个大老先生，闻一乡绅有对碧玉杯，设局迫取了。后来他子孙还礼，也毕竟夺去此杯，还至子孙受他凌辱。这都是没要紧，也不过与奸人小人同做一机轴，令人发一场笑便了。

试说直隶徐州有个秀才，姓任名杰，字天挺。祖也曾做云南副使，父是一个监生，才选得一个湖广都司副断事，未到任病亡。援纳等项，费去银千余两，无处打劳，还揭下许多债负。任天挺只得将田地推抵，孑然一身，与一个妻惠氏苦苦过日。喜得任天挺勤学好问，沉心读书，早已进学本州。只是家事寥落，不能存济，又没个弟兄为他经营。惠氏娘家也好，又因时常去借贷无还，也没脸嘴再说。衣衫典尽，渐渐家伙也难留。这年恰值大比，满望得名科举，或者还望一个中。不期遇了一个酒糊涂，考时也是胡乱。到出案时，尽了些前道前列、两院观风、自己得钞的，与守巡批发，做了一等，其余本地乡绅春元、自己乡亲开荐衙门人役禀讨，都做二等，倒剩下真材。任天挺早已在剩数里边，只得与这起穿了衣巾、拿了手本，捱去求续，门上又推攘不放。伺候得出来，他伞一遮，一跑去了。众人情急，等得他回时，远远扯住轿杠，也有求的，也有嚷的，也有把手本夹脸甩的，只不放他进门。知州被缠不过，道捡卷续取，喜得续出一名来。不意学院截下，不得赴考，只得闷坐家中。

适遇一个父亲手里的帮闲水心月来，道：“官人，如今时势，只论银子，那论文才？州中断要分上。若靠文字，便是锦绣般，他只不看怎处？这不该文财两靠。”任天挺道：“不是我不央分上，奈家中柴米不敷，那得银子请托？”水心月道：“瘦杀牯牛百廿觔。你们这样人家，莫说衣饰，便书画古玩无可也有百两银子。”任天挺道：“衣饰苦已当完，书是要的，画与古玩也都当去，不甚有了。”又想到：“还有一个鼎。”水心月道：“不是那龙纹鼎